

捧腹大笑感慨古今官场沧桑

e类 新话世界古典名著

大话封神

上

彭启羽 著

重庆出版社

商纣王

说



朝歌：摇起了乌蓬船，
顺水又顺风……

商纣王也到了“农家乐”
苏妲己成了“包二奶”
姜子牙想当妲己第三任“老公”

嬉笑怒骂领悟人生哲学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充满了幽默、搞笑以及社会生活哲理的长篇网络小说。

作者以让人笑破肚皮的语言，将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从《封神演义》里请了出来，描写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讲述了他与苏妲己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与周围众大臣之间维妙复杂的关系。作者一反封神褒姜抑纣的观点，把商纣王刻画成一位讲义气、懂感情的男子汉、把苏妲己变幻成一位忠于爱情、工作出色的女强人。而黄飞虎、比干、姜子牙、梅伯等大臣，却成了贪财、渔色、叛君的势利小人。

小说一气呵成，精彩段子此起彼伏，令人爱不释手。



目
录

纣王说：我老婆苏妲己犯了什么罪？

女娲说：恋爱中的女人蠢得像猪

纣王曾经见义勇为

比干说：国家的钱就等于我的钱！

什么是狐狸精？

18岁、纣王娶了个河东吼

纣王的性饥渴

纣王到过红灯区

朝歌：摇起了乌蓬船，顺水又顺风

猎色跑到“农家乐”？

女娲爱上了商纣王？

再不怕老婆拧耳朵

御花园闹鬼

人有七情六欲，神也不例外

元始天尊告密

姜娘娘得罪了女娲

“第三者”报复姜娘娘



纣王：不要“二奶”要女娲

苏妲己：我才是真正的女人

姜子牙讨老婆

苏妲己好在不吃醋

爱情研讨会

云中子：弄倒苏妲己，咱们三七分成

比干、梅伯、商容是死党？

姜环行刺引发的大案

黄妃想整死姜后当“大奶”

殷郊殷洪反老爹

黄飞虎是一位优秀的阴谋家

纣王：人家自家杀自家儿子，干你屁事？！

黄飞虎：四大诸侯对中央早晚是个威胁

当领导最怕的是下级不怕死

姜子牙下海

姜子牙请仙人指点当官门路

姜子牙算卦，胡猜



琵琶精遭劫

姜子牙老婆想出国

苏妲己偷情

大公猴发淫性袭击妲己

苏妲己修的天下第一楼：鹿台

姜子牙反叛恩师

苏妲己不吃生抠鹅肠，要吃生抠心

胡喜媚公开偷“姐夫”

黄妃为嫂子受辱而死

纣王：我愿与美女一起死！

女娲与妲己吵起了架

苏妲己艳惊周营

姜子牙想当苏妲己第二任老公

苏妲己的死是一种美被破坏

尾声：苏妲己去办养狐场了





苏妲己梦见办养狐场了

纣王说：我老婆苏妲己犯了什么罪？

姜子牙对纣王所提出的问题十分惊讶：“苏妲己什么东西，她怎么可能被封神呢？”
纣王说：“妲己不是东西，是人。”
“她怎么能是人呢？”姜子牙说：“她是狐精。”

纣王道：“我已经把她改造成人了。就像你们把妓女改造成良民，把贪官改造成推磨的小鬼一样。”

话说商代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本来英雄无敌、为人耿直豪爽，已曾征服东夷，获得大量俘虏，把商朝弄得沸沸扬扬，但因后来宠上倾国倾城的美女苏妲己，听信谗言，杀比干、害梅伯，囚禁周武王，落得个兵败牧野、自焚而亡。好不凄惨！

在《封神演义》里，纣王死后被封为天喜星。

纣王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死后还会被封为神。

虽然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不是的小星官，属初级职称，但毕竟也是一位神仙，好歹有个地方领



工资。

有人说这是一种安慰照顾性质。

也有人说这是新朝廷有决心有信心改造好犯罪人员一种具体体现。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需要大量封神，名额缺口很大，实在找不出那么多的人来充数，就只好把纣王也拉进来了。

不管那种说法正确，纣王都觉得这件事很滑稽。

他对自己能不能被封神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日思夜想的仍然是他的爱妃苏妲己。

苏妲己却没能被封神，而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纣王对此非常不服气，这天，他跑去找到姜子牙。



姜子牙对纣王所提出的问题十分惊讶：“苏妲己什么东西，她怎么可能被封神呢？”

纣王说：“妲己不是东西，是人。”

“她怎么能是人呢？”

姜子牙说：“她是狐狸精。”

纣王道：“我已经把她改造成人了。就像你们把妓女改造良民，把贪官改造成推磨的小鬼一样。”

“改造成人也不行！”姜子牙道：“她是上面定了性的，是敌我矛盾！”

“你们最大的敌人是我！”纣王道。

“怎么可以是你呢？”姜子牙说：“应该是苏妲妃。”

“为什么？”纣王问。

“因为女人是祸水！”姜子牙说。

纣王道：“依你说的，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女人的话，男人就不会犯错误！”

“要想不犯错误，就必须远离女人！”

“所以你 TMD 快九十了，还是一条老光棍？”

姜子牙说：“我在八十岁的时候不小心犯了一次错误，娶了一个老婆。”

“就是那位六十八岁的老女人吗？”

“虽然老了点，但还是处女，女人的零部件一样不拉。”

纣王道：“你的那段风流史，早已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了。”

“可不是吗？”姜子牙兴奋地说：“这就是当领导的优越性，丁点事情，都立刻被广大群众所传颂。”

“你的事迹，对大家，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当领导的，就是要以身作则，起好表率作用。”

“谁家的小孩要是不听话，家长就会一巴掌打在孩子的头上：骂道：你小子再不学好，以后只能像姜子牙那样一辈子都讨不到老婆！”

“这个说法不太会面吧？”姜子牙说。

“你激动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姜子牙道：“那你就继续说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纣王道：“后面的话是你以后就是讨到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也会一脚把你踹掉的！”

“还是不全面。”姜子牙说：“是我休的她。”

“她先踹你，你后休她。”纣王说。

“这正说明我觉悟高，提前看清了女人的祸水本质，及时离

开，才避免了以后不再犯任何错误。”

纣王反问道：“那你为什么还将她封了神？”

姜子牙道：“我老婆虽然坏，但没有劣迹。”

纣王道：“这场战争中战死的，没有劣迹的士兵数以十万计，他们为什么没被封神？而你老婆却当了扫帚星，被安排在了环保部门。”

姜子牙被问住了，红着脸想了好久才说：“我老婆被封神，那是上面专门照顾的一个名额。”

“你撒谎！”纣王叫道：“明明是你以权谋私，搞腐败。”

姜子牙道：“你TMD可不能随便乱说啊，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纣王叫道：“我为什么不说，你想堵住我的嘴是不是，我就是要说，我还要向上面写材料检举你！”

姜子牙道：“你这是搞无政府主义！你知不知道政策，随便诬告领导干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纣王道：“我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怕负什么法律责任？我就是要到处告，到处说，把你们的腐败行径公布于天下。”

姜子牙道：“你口口声声地说谁是腐败份子，你记不得，你曾经才是一个最大的腐败份子。”

纣王道：“我已经受到了应该的惩罚，已经被降为一个小小的没职没权星官。”

姜子牙道：“但你毕竟还是一个平头老百姓，还要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

纣王道：“那就干脆，我这个芝麻星官也不当了，就做平头老百姓。”

姜子牙被问住了，红着脸想了好久才说：“我老婆被封神，那是上面专门照顾的一个名额。”

“你撒谎！”纣王叫道：“明明是你以权谋私，搞腐败。”

姜子牙道：“你以为平头百姓就是那么好当的？你知不知道平头百姓头上压了几位大山？”

纣王不知道：“你说有几座？”

“数不清的那么多座！”

姜子牙道：“从大王到地保，凡是有点官位，有点权力的人，都是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你数数，从国君到地保，你头上该压多少级？”

纣王道：“我怎么数得清？我当权那阵，这事情都是首相管，对了，你现在就是我那时候的商容，这事你应该知道。”

姜子牙道：“我也数不清，没有谁能数得清，反正官大一级，这山的分量就翻一番，成几何积数增长，你想一想，当个老百姓，头上要压多少座大山，每座大山的分量该有多重？”

纣王说：“你吓不倒我，我知道一句话，只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过去是你们把我拉下马，现在该轮到我拉你们了！”

“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四季豆作风这样严重？”

“我这怎么是四季豆呢？”纣王道：“你 TMD 也太小看人了！”

“不是四季豆你还想当豌豆？”

“这话算你说对了！我就是一颗煮不熟炖不烂咬不动打不扁的铜豌豆！”

姜子牙板起脸说道：“你今天跑起来到底是想解决问题，还是为闹事而闹事来的？”

纣王听出了姜子牙的潜台词，想了想就说：“我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

“既然如此，你闹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我要求见见妲妃。”纣王说。

“见妲妃？简直是叶利钦调戏克灵顿，开国际玩笑？”姜子牙

道：“她在阳界已经被判了死刑，在阴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是个无期。”

“管她是被判了个什么？没听说不准家属探监的吧？”纣王说。

姜子牙道：“你见她干什么？还想重温旧梦？”

“我想干什么你别管，你必须想法按排我跟她见一面，不然，我天天都跑到你办公室……不，还有你家里去闹。”纣王要起横来。

姜子牙道：“那片儿由阴曹地府管辖，我现在还是个凡人，人家会卖我的账？”

纣王道：“不管天上还是地下，神将都是你封的，都是你的门生，你 TMD 实际上是个不是组织部长的组织部长，通通关系，走走后门，还不容易？”

“你这是叫我犯错误，搞自由主义！”

“你 TMD 别在我面前装正神，你是什么东西，别人不了解，我还不晓得？”

姜子牙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想了好久：“我可以想法安排你们见上一面，但有一条，只准谈家常，交流个人情感，不准搞地下串连，搞阴谋诡计。”

“你放心吧。”纣王说：“我一个过期作废的国君，还能搞什么阴谋？”

“这很难说。”姜子牙摇着头道：“谁知道你是不是时刻都在梦想着复辟你们那失去的天堂。”

“就是我还想搞阴谋，又阴得过你们这些大阴谋家？”纣王有点恼火了。

“这点还算你有自知之明。”姜子牙笑着点点头。

姜子牙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想了好久：“我可以想法安排你们见上一面，但有一条，只准谈家常，交流个人情感，不准搞地下串连，搞阴谋诡计。”

于是，姜子牙就写了一张两指宽的纸条儿递给纣王。“我不可能给你开正式介绍信，你也知道，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这个比正式介绍信管用得多。”纣王满脸欢喜地接过纸条：“现在谁还走正门办事？公事公办实际上是什么都别想办。”

纣王就这样拿着姜子牙的条子，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阴曹地府。

纣王所看到的阴曹地府都是按现行旅游景点和那些重新修建的城隍庙的格式和规模创造的。读者要是想知道是什么样子，只需找个地方买张门票一看便知，恕作者不再细叙。

纣王在地狱的最底层见到苏妲妃。

苏妲妃被关在一个单人间的号子里，身穿囚衣，蓬头垢面地坐在石头上。

然而，她的美丽，她的光彩，丝毫没因此而减去毫分。

在这黑幕沉沉，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妲妃仍然是划破黑暗，光耀天宇的一颗最亮的星星。

从她被打发到地狱之后，一阵子鬼哭神嚎，呼天抢地，喊冤叫屈，扯爹骂娘的地狱，现在忽然安静多了。

有这样一位天下最美的美人儿陪伴在身边，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妲妃没有想到纣王还会来看她。

妲妃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纣王，是她违背了她们同生共死的爱情誓言，在他最最需要她的时候，却弃他而去。

现在，妲妃最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能跟着纣王一起藏身于火海，才留下这千古遗恨和莫大耻辱。

纣王见到妲妃这副模样，禁不住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差点儿就掉下来。

“MM……”

妲妃慢慢地站起来，十分复杂的目光盯着纣王。

纣王冲过去，双手搂住妲妃，激动地叫道：“妲妃，是我啊，

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纣王，是你的老公啊！”

“GG——”

妲妃一阵头昏目眩，动作非常标准地软在纣王怀中。

纣王搂着妲妃，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嘴里喃喃细语：“妲妃，我来了，我来看你来了，你可千万别再死啊！……”

妲妃推开纣王直起身子：“刚再见面，你就咒我再死一次。

纣王道：“我是被你这昏过去动作吓着的。”

“我这叫作秀，不是真昏，”妲妃说。

“你这套是哪里学来的？”纣王问。

“从电视上。”妲妃说：“这里虽然没有光纤，但可以到录相厅去看碟子。”

纣王感慨地说：“没想到，地狱里面也还有娱乐活动。”“地狱现在也在搞创收，录相厅就是阎王的小舅子开的。”

“有这样的背景，什么坏事不敢做？”纣王问道：“你不录相厅，是不是太单调了？”

妲妃道：“现在这里面什么都有，有迪吧陶吧水吧清吧，有桑拿按摩美容美发，有夜总会歌舞厅马戏团，只要有钱，小鬼也能让阎王给他进行推磨表演呢！”

“如此说来，这十八层地狱跟九重天堂没什么区别嘛？”纣王说。

妲妃道：“区别就在于这里是地狱，上面是天堂！”

纣王恨恨地说：“要是哪天我有机会复了辟，再当上大王，一定要像推倒柏林墙那样推倒这人为的藩篱！”

“可现在这墙还没倒啊！你怎么就可以跑到这里来了？”妲妃问。

“因为你在这里啊！”纣王说。

“这地方可不是谁都能来的。”妲妃道：“光是签证办护照，都会把人折磨得人死马发瘟！”

“事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你看，我不是来了吗？”纣王得意地说。

“花了不少钱吧？”妲妃道。“现在我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了。”

“钱算什么啊！”纣王说：“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诚可贵，老婆价更高！老婆诚……哦，没有比老婆价更高的了。”

妲妃道：“大王，你离开王宫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就还没听说男人的三件喜事是什么吗？”

纣王道：“怎么没听说？不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

妲妃道：“现在你所有的老婆都死了，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时候，你不抓紧时间更新老婆，还跑来看我，是不是脑袋里面有乒乓了？”

纣王道：“我当了星官后，也曾想过要再找位星官娘娘，可对了好几个象，没有哪个有你一半漂亮，心里再着急也没办法啊！”

妲妃道：“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好高骛远。你现在不是大王了，选老婆也应该适当降低一点标准。”

“老婆是什么？”纣王道：“不就是一张脸皮吗？如果脸皮都没有的女人，还不如不要！”“所以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决定再来找你？”

“这叫重续旧梦，是一种形而上的高档玩意儿。”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做过很对不起你的事？”

“过去我是大王，是孤家寡人，谁肯不做几件对不起我的事？不做对不起我的事对得起我吗？”

“钱算什么啊！”纣王说：“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诚可贵，老婆价更高！老婆诚……哦，没有比老婆价更高的了。”

“大王，我对不起你。”妲妃一下跪在纣王面前，放声大哭。

纣王一时慌了手脚：“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纣王弯下腰，要把妲妃扶起。

妲妃坚决不肯起来：“大王，你若不答应原谅我，我就不起来，我就像愚公移山那样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地跪下去。”

纣王跺着脚叹一口气：“你我都到了这个份上，以前所有的恩恩怨怨纷纷扰扰情情仇仇爱爱恨恨都成过眼烟云，早就不存在了，还说得上谁原谅谁？”

“不！你一定得原谅我，我才会起来。”妲妃态度非常坚决。

“听说西方有种风俗，人在临死之前，都要宽恕所有的敌人。可我们又不是敌人，我们是爱人啊！”纣王说。

“我们是敌人。”妲妃说。

纣王又好气又好笑：“老婆，你是气糊涂了还是大脑受了刺激，神经短路，睁开眼睛说起胡话来？”

妲妃道：“我说的是真话，今天，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对你实话实说，把一切内幕都告诉你。”

纣王心想，看来这中间还真有什么名堂。

“好吧，不管我们之间发生过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怪你，都会本着男人不记女人过的原则原谅你。”纣王说。

“散克油。”妲妃又流出了眼泪。

纣王把妲妃从地上抱起来，坐在妲妃平时坐的石头上，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坐在自己温暖的大腿上。

“记住，以后不要再叫我大王了，免得人家听见，说我们还有复辟的梦想。”

“这点我懂。”妲妃说：“复辟的梦想只在保存在梦中，不能挂在嘴上。”

纣王道：“就是嘛，做人最重在的原则就是要表里不一！”

“那我以后怎样称呼你？”

“你就叫我老公，我呢，就叫你老婆，这样不是更加亲切，更平民化，更富有人情味？”纣王说。

“老公。”妲妃把脸紧紧地贴在纣王的胸膛上。

“老婆。”纣王紧紧地把妲妃搂抱在怀抱中。

于是，在妲妃软语呢喃，如泣如诉的述说中，纣王知道了一切。

纣王第一次知道了妲妃原来是千年狐狸精。

纣王对于狐狸精一点儿也不害怕，更没有丝毫的厌恶和鄙视，反而感到更加亲切，更加美好，更加罗曼谛克。

“狐狸好。”纣王说：“狐狸集中了哈趴狗和狼的优点。”

“你不嫌弃我？”

“我为什么要嫌弃你？只有女人才最恨狐狸精！我是男人，男人与狐狸精永远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姜子牙道：“如果让男人在女人和狐狸精之间作个选择的话，我相信，百分之百的男人都会选择狐狸精！”

“理解万岁啊！”妲妃握着纣王的手，激动得直摇晃。

纣王道：“惟一令我感到几分不理解，几分错愕与悲伤的是，女娲娘娘竟然也伙同那些阴谋家一起来暗算我。”

妲妃问：“你记恨她吗？”

纣王摇摇头：“不！我到感到了几分欣慰。”

妲妃奇怪地问：“欣慰什么？”

纣王道：“毕竟女娲娘娘采用的手段与其他人

纣王对于狐狸精一点儿也不害怕，更没有丝毫的厌恶和鄙视，反而感到更加亲切，更加美好，更加罗曼谛克。

“狐狸好。”纣王说：“狐狸集中了哈趴狗和狼的优点。”